

集部

文選卷六十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文修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中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贍學綜該明郭子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畧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

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琴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筴所載靡不必綜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王帝取卦具

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之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

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竝鎮盆口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毘贊兩藩而任總西伐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彭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大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融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出股肱任切

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梵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敕子毘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

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還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選衆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封閒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

寛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常昭曰最連得第一也

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

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具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安屠吏輙行罰於後遂斷絶百姓以安

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

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邪叟忌其西昃龍丘狹其東臯

范曄後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誄曰日昃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曰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

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甚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

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子之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肌膚沈痛瘡鉅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苫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政非一

軌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漢書谷永上疏曰辟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連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還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

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㰎鄭玄曰擊㰎兩木相敲行夜時也㰎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扃外闗門之闗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

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史贊曰待問應若鳴鐘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彫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

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冑師氏之選允歸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入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亙

為公私君親之義遮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楊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楊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萬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殷阜萌俗滋繁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

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

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禮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武皇晏

駕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宫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宫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

踊絶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

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摯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居旦奭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緤與傅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

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柬吳王晏梁王彤皆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茲奏疏衆上身沒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沒讓存遺言謚厲天不慭遺梁岳頹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

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舂人不相傾壚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縚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襃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鄭玄注曰沿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楊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齡

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契恊升景業燮和台曜五
教克宣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文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
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馬五載尚書曰百揆時叙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顧謂顧
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諒以齊徽二南同規
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
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天不慭
遺奄見薨落慭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哀慕抽割震動
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

龜曰卜又曰乃卜二龜一習吉襲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緑綟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緑綟綬九錫已見潘勗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導轀輬車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車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

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劒馬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甍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他人之善若已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已有過虞氏之盛德也誘接恂恂降以顏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規

已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帝子儲李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寘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令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寘致也未嘗鞫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當以贓罪鞫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鄧禹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裒與縕緒張呂同歸

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栭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

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

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虯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虯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虯為別駕遺書禮請虯修牋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虯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

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　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其容之

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

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容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十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　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

軍執法檢下臣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故不敢不來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
太子懋字雲喬世祖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
山濤啓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
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
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
聖述者之謂明明
聖者述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
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遵衿褵於未
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萌申烱戒於茲曰衿褵施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毋施
衿結悅也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
褵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
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烱戒非直且暮千載

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具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尚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待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容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

惑焉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騄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集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匠者以為不祥弔屈原曰逢時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

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
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王命
論曰

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
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於言窮

藥石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
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

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
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貴而好禮怡寄典

墳論語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
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

孜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矣尚書
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乃撰四部

要略淨住子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
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
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
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注亦名長

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注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竝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言曰雄以此篇日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刋之書也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佛生天竺迦維羅衛國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殯之請至誠懇惻黜殯已見演連珠注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

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無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状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

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大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

側聞屈原兮自沉汨覔羅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馬列子曰五側聞之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

字林曰闒茸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世謂隨夷為溷胡困兮服虔曰殷之賢士卞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謂跖蹻為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莫邪為鈍兮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劒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鈆刀為銛漢書音義曰銛謂利也息鹽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瓢也甈丘列切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

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版遷延負轅不能上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冠當加首而以薦屨倒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

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

訊 信

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 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

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 史記音漂匹遙切

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 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曰沕潛藏也鄧展曰音昧

偭 面

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 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偭背也蘇林曰偭音面服虔曰蟂音梟韋昭曰蝦蝦蟇蛭水蟲食人者也螾丘螾也偭然自絶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蝦音遐蛭之二切螾

音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蛾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犍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尤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逆遠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

摯之摯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摯字作翮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徵祥也

彼尋常之汙烏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也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洿瀆必為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近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鱣張連切鱏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歌傷懷）容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

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壞而崩將若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象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悺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

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徂外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彥曰諺曰蕞爾之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嗚乎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積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

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聲類曰讜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以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

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朝晡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衆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

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禮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

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系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楊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奕世載德載猶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

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馬而後綏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前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徽琴循絃謂之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

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彼人
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將
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
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梁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

所挩駕也法言曰仲尼之駕挩矣李範曰挩舍也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滋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茲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思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祜行曰出身秦川爰居

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濆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賓戲曰周望兆勳於渭濆尚書曰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莽策命王寄曰崤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崤澠思玄賦曰迴志揭來從玄謀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巴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厄奚險而弗濟敵何

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父老曰遐通一體中外禔福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

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蔭切

委軀命以待難痛没世而永言鶡冠子曰從祀委命鵩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穨

歎迫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

執姬女以嚬痒指季豹而灌蠡賄焉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顙憂貌也灌泣涕垂貌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

汍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泫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雚瀾臣瓚曰雚瀾涕泣闌干也雚與汍古今字同違率土以靖寐哉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哉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援貞吝以悲渠記悔雖在我而不藏言為屨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故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惜內顧之纓緜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纓緜惠好庶躡

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伎人也矯慼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慼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而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

曰忽縹眇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精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土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字林曰眝長眙也博雅曰眝視也眝與眝同毛詩曰美目盼兮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朱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

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并序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楊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毛萇詩傳曰甓

瓴甗也今謂之塼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一作辯字音練辦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

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録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溟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塹聚壤成基一榔既啓雙棺在兹捨畚悽愴縱鍤漣洏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蕢籠也畚音本揭居局切爾雅曰鍬謂之鍤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醯醢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

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醯醋也醯呼蹄切蕉傳餘節爪表遺犀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壙中室也埤蒼曰俑木送人葬也餘腫切俑或謂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射聲垂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

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爰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葬埋由是即絕也

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 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

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輪移北隍窀穸東麓 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穸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

壙即新營棺仍舊木 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為遂非也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

敬遵昔義還袝雙魂 禮記孔子曰魯人之袝也合之

鄭玄曰祔謂合葬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髑髏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

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弭節羅潭艤舟汨渚

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乃遣戶曹掾具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蘭薰而摧玉縝則折

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

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鮮白珪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

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温風怠時飛霜急節温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温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哀怠桓鮮七説曰飛霜厲其末飂風激其崖嬴芈遘紛昭懷不端嬴秦姓芈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紲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謾謟兮極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身絶郢闕跡徧湘干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真虬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頹實發毛詩曰實發實秀實頹實栗望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荅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幾彖謂周易班班固揚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體婞直以亡身兮婞猶直也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大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李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于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

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命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氣波以喻多

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出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

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呼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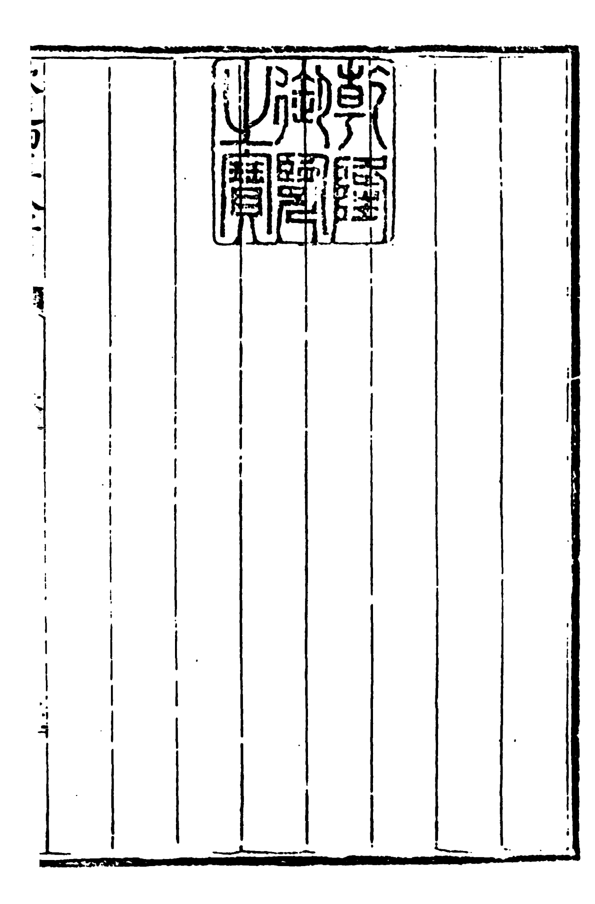
遊顧移年契闊宴處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山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

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李陵

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凉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袵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恐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乾隆御覽之寶

文選卷六十